



上海符号

绘/方 舫 文/刘允洲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J223
152

上海符号

方 昉 文



二〇〇六年
七月

上海符号——我的老城厢
绘 / 方 昉 文 / 刘允洲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符号/方昉绘;刘云洲文.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10

ISBN 7-5321-3105-X

I. 上… II. ①方…②刘… III. 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9390 号

责任编辑 王志伟

装帧设计 小刺猬

书名

上海符号

绘·文

方 昉 刘云洲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格

787×1092 1/16 印张 7

书号

ISBN 7-5321-3105-X/J·228

定价

8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4855582

只有行将消失的东西才会使人想到珍藏。上海的那些从不起眼的却有着七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随着大片大片地拆除，在人们的眼前正在迅速地消失。同时却在人们的心中又慢慢地滋生了。于是摄影家抓紧时间用照相机的镜头来保留行将消失的老房子、老街道。而画家随时可以用画笔来恢复已经消失的记忆中的老房子、老街道。这也许是绘画的长处了。

方访从小生活在老城厢的石库门里，就他的性格而言，必定会做出许多不安分的事来。后来他去了黑龙江军里农场务农，又去美国大都市纽约闯荡。曾听他讲过不少有趣的经历，但很少听他讲起老城厢里的故事。现在，方访要画老城厢了。他故地重游，这才发现老城厢里有许多老房子，旧里弄已经没有了，好在还未彻底消灭，于是登上新建的高楼作鸟瞰，余晖中，黑屋顶，白粉墙，像古董那样地令他这个“淘金者”感到极度的兴奋。

方访想把他的这种感受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在画布上表达出来，先是写生般地作画，不够味，再变点形，作些夸张，还是不对劲；再后来是画感觉，画记忆，束缚少了，老城厢的神韵反而显出来了。方访是从老城厢走出来的人，他把老城厢里的那种上海特有的市井风情画了出来，把上海特有的石库门文化的味道描绘了出来，画中的景色便有了人文的积淀，生活的趣味，这便是方访讲的老城厢的故事。

在方访的记忆中，老城厢是一个人多喧闹的地方，“清晨的叫卖声乃至马桶的声音，至今还会在梦里再现。”而在方访的画面上，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老城厢却变成了一座寂静无人的空城。他觉得这样的景色更有趣，有一种梦里的恬静。在方访的印象中，老城厢是一片灰色的破旧的城区，有着弯弯曲曲的街道和老房子。而在方访的画面上，老城厢的房屋五颜六色，色彩斑斓。方访觉得老城厢是一个孕育上海文化，富有生命力的城区，她应该是色彩缤纷，生机勃勃的。在方访的感觉中，老城厢是一个挤挤挨挨，拥挤不堪的街区。而在方访的画面上，老城厢展现的却是起伏有致，变化有序的老建筑群。因为方访热爱老城厢，酷爱这片破败而精美的老建筑群。为了更美地展现老城厢的风采，他将中国画传统中的散点透视法运用到了他的油画中，将点彩的笔触镶嵌在自由奔放的色块中，装饰而富有变化。方访在作品中有意识地与过去的记忆，现实的情景拉开距离，创造出一种既真实又不真实的老城厢风景，这便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最为可贵的原创精神。

方访说，他很欣赏吴冠中、林风眠等大师的观点，中国人画的油画要有中国的味道。看了方访的老城厢系列画，我想谁都能够感受到画中的浓浓的中国味。

亭子间，灶披间，老虎窗，天井……这一个个上海老建筑的符号，尽管陈旧，却有灵性，尽管遥远，却还鲜活。她们始终在我大洋彼岸的梦萦中骚动，随着孩提时的野性，交替混杂，亭子间的大好老，西厢房的寻相骂，东厢房的轧饼头，灶披间的瞎三话四，石库门外的吊膀子，客堂间的宁波婆给家家送臭豆腐，以及抬头只见一方天的天井里乘凉闲聊的谈天说地……这是个邻里之间知根知底的无隐私的世界。这就是我的老城厢。

我天生的“野性”，老城厢的邻居喜称呼我——毛男。但我并非全身多毛，也并非爱吵喜斗，而是那种一出生，就对世界的一切都说不“NO”，不守规矩，也不拘章法的野人。我从小喜欢涂鸦，后来瞥了几眼对街亭子间落魄画家的画，更受了我小哥哥爱画画的感染，使我一路画下来。真正注入绘画激素的，倒要感谢大同中学的美工组，张文琪老师培育了许多画家。我画画亦“野”，从来与众不同。自己走随性的画路，爱发掘内心的情感。也许是这冥冥之中的“野”，随后的道路，不论是工作与绘画，生活与情感都是没有方圆，随性所致，爱“折腾”。大学毕业后到文艺出版社工作，没几年，人们就送我一个“野兽派——马蒂斯”的雅号。

两年前，与明杰、立行、敏敏几位雅兄喝咖啡，聊起了老城厢话题，古城在蜕变中拆毁，文化也便在承续中断裂。大伙都叹息万分，那次苦涩的“卡布基诺”激活了我画老城厢的梦思灵性。我对老城厢是一如既往的，1996年在一次复兴城国际研讨会上，就呼吁南市区不要盲目拆房，不能造高层，要有空间限定的法规。并大胆提出部分复建带有功能性的老城厢的建议。可惜人微言轻，孤掌难鸣，而今城厢情结，延续到绘画中，亦抚慰了我心灵的忧虑。于是经裕平兄介绍，由制琴专家黄根宝陪我逛蜘蛛网般的老城厢，我俩经常会不厌其烦地在曲里拐弯的迷宫中寻觅残片、符号。那是一次次市井文化的淘金。

我的老城厢绘画语言，经历了一个变革的痛苦分娩过程，在这本书中不难看出有演变的印迹，最后变得“土气”。这是一种具有老城厢文化气息的油画。我在八十年代画过不少连环画与装饰画，我吸取了那些画的语境，糅合了中国绘画的章法与印象派点彩的感染力，创造出一种“土里土气”的原创油画，那是我最初的梦的栖居地。

老城厢是上海目前仅存的本土化，原生态的城市格局。如果这种市井的土味消失了，就意味着一个城市魅力在退化。就此而论，一个城市的生命力在于对老城的保护。古老的精灵是毁灭不了的，她虽然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但作为上海符号，将会永远游走于人们的记忆中。

2006年7月

书名题字 / 于光远	31	四明公所	69	白溪红楼
序 / 朱国荣	33	双台石库楼	71	残墙
城厢·符号·情结 / 方昉	35	文庙枢门	73	城厢小天地
	37	龙门邨	75	弄中的小巷
1 目录	39	绿树黛街	77	豫园之城
3 老街蜿蜒	41	石库对话	79	清心堂
5 斑驳——书隐楼	43	偶立之情	81	上海老街
7 药局弄	45	豫园后门	83	古城遥看
9 寂寞小院	47	巡道红砖	85	城隍楼海
11 集贤邨	49	卵石小街	87	小巷明幽
13 九间屋——徐光启故居	51	望江楼	89	老街斜阳
15 绿波廊	53	屋瓦之海	91	拐角红楼
17 德本坊	55	红屋绿瓦	93	渔坊里
19 过街楼	57	船王青宅	95	飞檐逼天
21 书隐厢房	59	梓园——王一亭故居	97	钟楼
23 老虎灶	61	老墙新藤	99	老城长卷
25 元里弄	63	青墙花楼		
27 老虎窗	65	渡街红屋		
29 青莲老屋	67	老庙金厦		



青瓦顶，红瓦顶，一条老街蜿蜒而过，隔开了神同形异的石库门楼，却隔不开屋顶群落的杂陈色彩。

蜿蜒的街，如蜿蜒的河。那么，这蜿蜒的街，难道来自蜿蜒的河？

老城厢，有许多叫“浜”的地名，但城里已经许久不见河浜。昔日河浜已为城。古上海阡陌纵横，浜河成网，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只是八百年的历史尘土，日积月累，早已封存了清清水。封冈为城，填河成路，贯通历史的转换力量，恰如无形的巨手，竟是如此神奇的改写着大地的历史。

俯耳老街路面，夜深人静时分，可还听得见地下蜿蜒小河的潺潺水声？





路灯引入上海，市民曾惊为“天灯”。最先安装路灯的这条小街，于是改名天灯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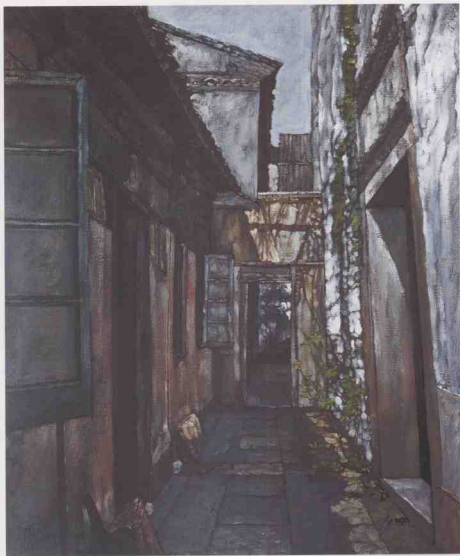
天灯弄77号，大门内一片五进七十余屋的深宅大院。画栋雕梁，草木葱茏，春风年年吹绿这片福深似海的巨宅。两百多年的风雨侵蚀，故园已非原貌，而风采绰约依旧——“书隐楼”，在圈起来的老城里，至今你还是最大最精致的一圈老宅。

不同的人，会以不同视角猜想历史。猜想，是历史的别一种解读法。那么，你又会如何猜想“书隐楼”的含义呢？

学而优则仕。当初，乾隆进士、军机大臣、《四库全书》副总裁沈初题下这“书隐楼”三个大字时，自是饱读经书，深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然而，楼名含着一个“隐”字，是否又在劝人激流勇退、退而思读？古来贤者，真是进也读，退也读。

在霓虹一片灿烂中，今天的“天灯”已然黯淡。而“书隐楼”的藏书读书精神，依然闪烁。

猜一猜，今日富商，竟有几多恋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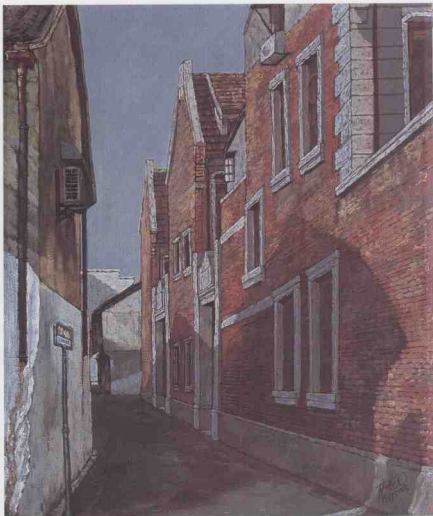


蓝天下，红黄黛白四种色彩，相映相逼，在狭小弄堂内，各自割据着空间的视觉意义。阳光，却在移动中无情地戏弄着各色的领地。



这是药局弄的一角。昔日药局，已和苦涩的药味，苦涩的岁月一起，飘散得无影无踪。此地空余药局弄。历史，就这样抽干了城市一个个地理指称的意义。从一条条河浜，一座座庙宇，一处处园林，到一条条路街，有多少往事，只隐秘在路名街称中。

就如同药局弄的复迁，历史的壳还在，而内容已然被淘空……



日光直射，在这里制造着光的反差。在明亮中，幽处愈是见暗。

一墙，一地，一树，蓬勃的阳光，炽热一片。而在遮蔽阳光的过廊，也有一片暗日来。强光背景中的黑影，模糊了一对情人的身影，面容，还有那些角角落落。美也在静谧的暗影中。

书隐楼一角，闹市中，深深庭院没有一丝尘世的喧嚣。







一团不时飘来的梦。一片遥远而亲近的思念；模糊中清晰着，清晰中模糊着。

哦，我小时候的弄堂。那已经烟灭灰飞、永不可见的弄堂！

集贤邨——石库门弄堂文化的孑遗，老城市井生活的一枚活化石，你怎么就留下来了？

狭长的路。狭长的天。两排对峙的石库门房子，夹起一条狭长的弄堂。密集着草根市民社会的生活。

清晨，在荡马桶的刷刷声中，煤球炉上青烟袅袅升起；中午，对门阿姨家响起劈里啪啦的炒菜声，诱人的香气一阵阵飘来；傍晚，小天地里漾满小伙伴的嬉笑声，各式各样的弄堂游戏，一直持续到大人们把孩子一个个地召回；入夜，一扇扇窗户灯光或明或暗，门外不时传来木拖板在石板路面击打出的清晰节拍。

曾经穿过弄堂的风，如今，却再也找不到多少弄堂。





我认识你。你就在我面前；

我不认识你，想象着你的模样。

乔家路上，五百年的先生故居，九间仅存七间，而老屋沐墙明窗，依然在阳光里生辉。

中国的一句老话——中规中矩，饱含着哲学、伦理和几何学的意义。漫步光启路，我陷入沉思：作为明王朝的一个高官——徐光启，你怎么会同时又是一个科学家、农学、数学、水利、历法、军事，无一不精，仕途与学途，怎得如此兼容？对于第一个把几何学公理搬到中国的官员，嘉靖皇帝不会说你不是不务正业吧？

更想不到，你做官也这么“中规中矩”。据说，你在临终之前，身边仅余十两银子。

如今，光启园里你的坟上已是芳草萋萋，苍柏参天。

而当我面对这座青冢时，仿佛听见轻风送来一声长啸：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